



[蘇]慈·索洛達里著

李明道譯

在森林湖畔

重慶人民出版社



（第一輯）· 中國傳統文化

（第二輯）· 中國傳統文化

在森林湖畔

中國人民出版社

在森林湖畔

〔苏〕慈·索洛達里著

李 明 道 譯

余济寿 李 聞 審校

*

重 慶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重慶李子壩建設新村91号）

重慶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1号

重 慶 市 印 制 公 司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重 慶 發 行 所 發 行

*

開本787×1092 1/28 印張3¹/₄ 字數61千

195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00

在森林湖畔

慈·索洛達里著

李明道譯

重慶人民出版社

內 容 說 明

“在森林湖畔”是蘇聯反映黨反鬥爭的有名的劇本。它描寫了敵人間諜企圖竊取蘇聯設計師別勞烏索夫一項重要發明的故事。間諜鮑里斯·鮑里瑟維奇喬裝成一個漁夫，經常出現在別勞烏索夫別墅的周圍。他利用設計師的兒子瓦洛嘉愛吹牛、愛撒謊的缺點，打聽到別勞烏索夫在別墅裏的一些活動。他竭力想通過瓦洛嘉偷竊設計師的札記簿。後來，由於少先隊員薇拉的警惕，敵人的陰謀才沒有實現，而敵人派道的間諜最終也落入人民的法網。

爲便於演出，我們特將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功勳藝術家尼·克·普洛特尼柯夫關於導演本劇的意見，摘譯附在書後，供劇團演出時參考。這篇文章是李聞、余濟壽同志合譯的。

劇本中的註解是譯者所加。

Ц • СОЛОДАРЬ У ЛЕСНОГО ОЗЕРА

登 場 人 物

在序幕中（一九二一年）：

拉利娜，肅反委員會傑出的工作人員。

薩皂諾夫，水兵，年輕的肅反人員。

鐵甲車，流浪兒童，十二歲。

被捕者，中年人。

在其餘各場中（一九五一年）：

弗拉基米爾·斯傑津諾維奇·別勞烏索夫，著名的設計師，四十二歲。

瓦洛嘉，其子，六年級學生。

安娜·菲利包芙娜，瓦洛嘉的外婆，近六十歲。

達拉斯·格利哥里耶維奇·布爾克，海軍上校。

薇拉，其女，六年級學生。

薩皂諾夫，上校，五十多歲，但看上去要年輕些。

沙勒耿，大尉，二十五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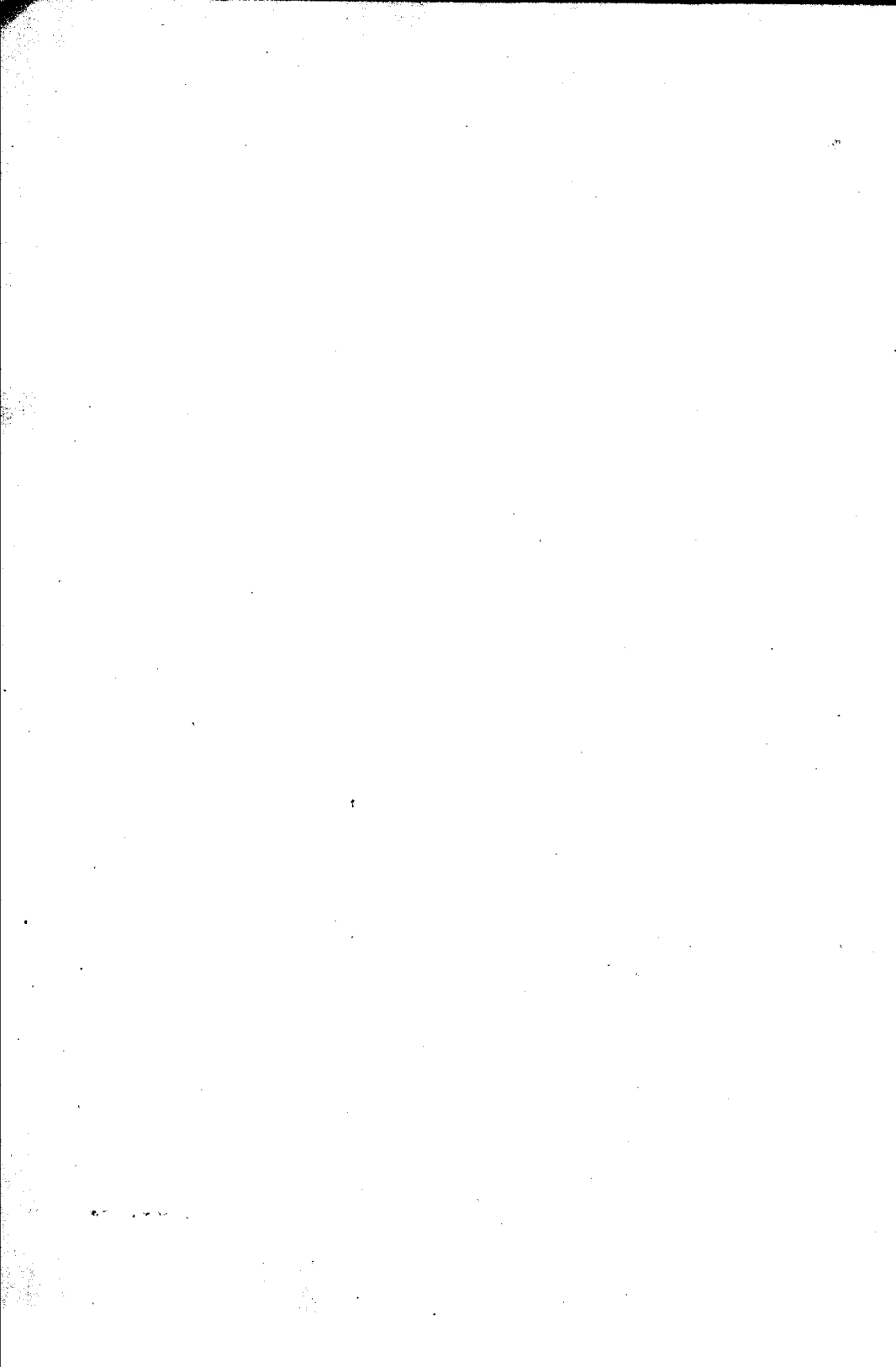
巴甫洛娃，中尉，二十二歲。

} 薩皂諾夫的下屬。

吉利兒，少先隊員。

蓋拉西姆·尼哥拉也維奇，老頭，前檔案管理員。

鮑里斯·鮑里瑟維奇，中年人。





第一幕

第一場

序幕

音樂。樂聲使人回憶起保衛蘇維埃政權的最初幾次英勇戰鬥。

一九二一年。一座巨大的鐵路樞紐站。

運輸部契卡〔註一〕主席拉利娜的辦公室。房間陳設很簡單。夏天來了，火爐已經拆去，只剩下烟囱。床上鋪着軍毯。牆上掛着列寧的畫像，和“羅斯塔之窗”〔註二〕那個時期的宣傳品。其中特別惹人注目的

是一幅大宣傳畫“一切爲了幫助孩子們！”和一幅“羅斯塔之窗”，上邊有馬雅可夫斯基的畫，題詞是：“當紅旗還未鞏固以前，我們的槍就不能扔掉。”

拉利娜，一個年輕美麗的婦女，穿着皮的短外衣，她有一付帶着倦意的面容和過早變白了的鬢角。她正在審問一個被捕者，這是一個臉孔乾瘦的中年人，穿着舊的農民衣服，一隻手包着細帶。這裏還有年輕的肅反人員薩皂諾夫，身上的海軍短外衣敞着沒扣，戴着一頂沒帽沿的帽子，上面有“阿斯高理特”字樣。

拉利娜（以下簡稱拉） 你到底說不說你的真實名字？

被捕者（以下簡稱被） 我反覆跟你說了整整三個鐘頭啦：我叫勞施金，伊凡·勞施金……

拉 勞施金？你——你是羅伯特·格隆特……

被（哈哈大笑）什麼？羅伯？羅伯是什麼？

拉 你——格隆特，你在阿爾漢格爾斯克出賣俄國人民，投靠了美軍指揮部。武裝干涉者還是在一九二〇年二月就從北方給趕出去了。這十四個月裏你躲在哪裏啦？你怎麼在這兒，在南方出現了，格隆特先生？現在你的主子要派你到哪裏去呀？

〔被捕者默不作聲。〕

薩皂諾夫（以下簡稱薩） 你爲什麼藏在開往梯弗里斯的保溫貨車裏，“負傷的游擊隊員”？

被 是啊，我在游擊隊裏受了傷，我流過血！我想在南方休養休

養。(向薩皂諾夫)難道你沒有把我的證件給她看嗎?

拉 (從桌子抽屜裏取出文件)給我看過了。可是我要給你 看更可靠的證件，這是從莫斯科寄來的。(給他看。)

被 (稍停以後，從“受傷的”手上解下綑帶，掠平亂蓬蓬的頭髮，人整個變了個樣子)是的，是的，我就是羅伯特·格隆特!(以下簡稱格。)

[薩皂諾夫抓住毛瑟槍。拉利娜阻止他。]

格 我就是，你們要怎麼樣?

拉 要文件。

格 你們沒有任何憑據! 沒有任何憑據!

拉 格隆特先生，要把你送交革命法庭，證據是綽綽有餘了。

格 你們的法庭沒有權力審判我，我是美國人。

拉 你有美國國籍，瑞典的出身，英國人收買了你，而你正在出賣俄國的土地。你是沒有祖國的人……(向薩皂諾夫)帶下去!

[薩皂諾夫把格隆特交給衛兵。]

薩 拉利娜同志，我要這麼說：這是白白地就誤時間。跟他磨什麼呢? 七輪手槍早就惦念着他了。可你倒爲他把墨水都要用完了。送到革命法庭還不是一槍就完啦!

拉 唉，薩皂諾夫，你是個急性子人! 他潛入南高加索不會是平白無故的呀。

薩 怎麼?

拉 現在斯大林同志到達南高加索了。

薩 斯大林？

拉 是呀。你想：英國人唆使的侵略匪徒在那兒該是多麼驚慌啊！我們應該搞清楚，是誰在那裏等候着羅伯特·格隆特。

薩 那麼幹掉他真是早了點哩。

拉 格隆特身上應該有文件。

薩 或許他交給什麼人了。

拉 肅反人員應該知道得確實無疑，而不是“或許”。

薩 你瞧，捉住個壞蛋，自己倒攤了個不是。拉利娜同志，您最好再派我去搜查列車吧。

拉 格隆特這件案子您要搞到底，薩皂諾夫同志。

薩 是，搞到底！我可以走了嗎？

拉 去吧……等一等，那個小孩呢？送到疏散站去了嗎？

薩 (不好意思地)格隆特這鬼東西把我的頭都搞脹了，……我就沒有來得及……

拉 我曾經命令您把小孩送到流浪兒童疏散站去，你却沒有執行。禁閉一晝夜！

薩 是，禁閉一晝夜！（欲下。）

拉 等一會……（搖電話機）接公共宿舍！是公共宿舍嗎？我是拉利娜。薩皂諾夫在保溫貨車的車頂上找到的那個小孩在你們那兒嗎？……什麼？薩皂諾夫爲了他在挨餓？爲什麼？……把自己的口糧給小孩啦？從我的儲備糧裏拿糧食

發給薩皂諾夫。馬上把小孩送到我這兒來。(放下聽筒)等格隆特這件案子結束了，還是要禁閉的。捷爾仁斯基同志〔註三〕把不讓兒童沒人照顧的任務委託給了我們肅反人員，可你忘記了。薩皂諾夫，你要是聽見他是怎樣說的就好了！他說：一切爲了孩子，革命的果實不是給我們的，而是給他們的！

薩 (興奮地)是呀，他們要看到共產主義！想一想吧！……多麼好！這會兒伏爾加流域在鬧旱災，人們在飢餓線上掙扎……而孩子們要活到那個時候，那時候，我們這裏可能完全沒有了乾旱，永遠沒有了，就像沙皇制度永遠被消滅了一樣！

拉 這，你找到的這個小傢伙也看得見。過一、二十年——他就要成長爲一個布爾什維克，一個爲共產主義而鬥爭的戰士，成爲一個學者或是詩人。

薩 也許是個紅色司令官。

拉 也可能是個工程師，發明家……

〔電話鈴聲。〕

拉 (拿起聽筒)運輸部，契卡。我是拉利娜……(不安)什麼？…
…(掛上聽筒)小孩跑掉了！

薩 我去找他！無論如何也要找着他，拉利娜同志！

〔門外響起一片喧囂聲：衛兵正在攔阻什麼人進來。薩皂諾夫打開房門，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跑進辦公室來，他穿着不合身的軍裝上衣和小孩褲子。他疑惑地瞧着甚至微微皺起眉頭。〕

薩 (大爲高興地)你來啦! 好傢伙! (向小孩奔去。)

小孩(以下簡稱小) (躲開他)我不是來找你。我是到拉利娜 同志這裏來的。(向拉利娜)叫他們把我的襯衫還給我吧!

薩 破破爛爛的,簡直是一些碎布頭! 有甚麼用?

小 破是破,可總是我的。如果我穿着你們的軍裝跑了,你們會叫得整個契卡都聽得見: 有小偷啦!

拉 你要逃跑嗎?

小 我要逃跑! 軍裝上衣有什麼了不起! 騎兵答應給我的好得多,又有馬褲,又有騎兵帽。我在保溫貨車裏給他們唱了些歌兒。

拉 什麼樣的歌呢?

小 各種各樣的……他幹什麼把我帶到契卡裏來? 我是投機商人,還是反革命? 請您吩咐這個(唸無沿帽子上的字)阿斯高理特(註四),叫他把襯衫還給我! 您是這兒最主要的人物呀!

拉 或許,最主要的人物不是我,(笑)而是阿斯高理特。

小 (會意地微笑着)您聽聽——人家給您編了這樣小小的一支歌子(唱起來)

喂,你這個反革命,

你往那裏逃?

碰到拉利娜嬌嬌,

你就跑不了!

薩 (哈哈大笑)正是這個樣! 但我們要送你到疏散站去,送到

頓河上的羅斯托夫去。從那裏再送到移民區。人們會養活你，教你讀書。會把你教養成歌唱家咧，老弟，那就不是你的什麼“小蘋果，滾到哪兒去”之類的了！

小 “小蘋果”又怎麼樣！真正的歌曲我也會唱的！（唱起來）

爲了爭取蘇維埃政權，

我們英勇地走向戰鬥，

像個人一樣，

我們在鬥爭中死去！

薩 不對，我們現在死去並沒有好處。干涉者被趕出去了，白匪軍給打垮了，讓反革命完蛋吧，而我和你還要活下去。我們還要學習。成爲一些真正的人……

拉 對……你叫什麼名字，小孩？

小 鐵甲車。

薩 （放聲大笑）鐵甲車！有這樣的名字！

小 不喜歡，就別叫！

拉 真的，爲什麼笑呢？只不過是個少見的名字。

薩 那麼，鐵甲車同志，在移民區裏給你全份口糧和被服好啦……

小 我不要到移民區去！給我襯衫——趕快！

薩 （冒火了）你到移民區去！

小 我不去！

拉 （向薩皂諾夫，平靜地）把他的襯衫拿來……去拿來。

〔薩皂諾夫下。〕

小 老是這一套：到移民區去，到移民區去……自己的孩子大概就不會叫去啦！

拉 是的，我不會送我的兒子到移民區去……三年以前……他給絞死了……

小 (輕輕地)是誰絞死的？

拉 美國侵略者。另外還絞死了五個小孩子。他們懷疑這些小孩張貼布爾什維克的傳單。我的孩子要是還在，現在該是十二歲了……

小 人家說，我也是十二歲。

拉 坐下來。

〔小孩坐下。〕

拉 你是哪兒人，鐵甲車？

小 荷爾摩高爾車站，在阿爾漢格爾斯克附近。您知不知道？

拉 知道。羅蒙諾索夫的出生地離那兒不遠。

小 羅蒙諾索夫？沒聽說過這個人。

拉 二百年以前的人了。

小 嗯……是個強盜吧？

拉 是作家，學者，一個農民的兒子。靠着自修，成了俄國的第一位學者，院士。

小 在沙皇時候，他怎麼成了學者的呢？

拉 他學習勤勉。在小孩子的時候他就逃跑了……

小 你瞧，他逃跑了！幹嗎你們不放我走呢？

拉 你先回答我，你的媽媽在哪兒？

小 她死啦。有一年春天，生了傷寒就死了。

拉 爸爸呢？

小 美國人抓走了。再也沒有回來。他是火車頭上的司爐。

〔薩皂諾夫取了襯衫回來。

拉 這就是說，你爸爸是和我們一起的，是和共產黨人一起的。

小 不是！（驕傲地）我爸爸是和布爾什維克一起的，擁護列寧的！

薩 列寧是頭一名共產黨人！我們也是共產黨人。我們是跟列寧一起的！（把小孩轉向列寧的畫像）

小 （走到畫像跟前）弗拉一基一米爾·烏里一揚一諾夫……烏里揚諾夫？

拉 讀下去！

小 列寧……列寧！

拉 孩子，你知道，你爸爸夢想的是什麼嗎？他想：“我有一個兒子，他要成爲一個共產黨員……”

小 （熱烈地）難道我不想嗎？……拉利娜同志！

拉 那你就不該在車頂上和緩衝器上、從這個車站到那個車站蕩來蕩去的啦。

小 我必須到高加索去。到梯弗里斯城去。

拉 再去挨餓？去漂泊流浪，討飯受凍？

小 (有把握地)那裏有人會養活我，我要多少麵包就給多少。還有錢。春天我就回家去。司機們會要我在火車頭上當學徒的。從前爸爸對媽媽談起我來，總是說，我對機器有興趣。

薩 那麼，在移民區裏就把你教成個司機好啦！

小 (愠怒地)我已經說過，我必須到梯弗里斯城去呀！（從薩皂諾夫手中取襯衫。）

拉 你在梯弗里斯有親戚還是怎麼的？

小 (稍停以後)有，地址我也知道。是一些很好的人，擁護布爾什維克的。等我把信一交到——所有我想要的東西，他們都會給我的。

拉 (使眼色阻止薩皂諾夫)信？誰給你寫的信？

小 一個傷員給的，是游擊隊員！一隻手受了傷……他是我們阿爾漢格爾斯克的……

拉 搜查的時候，他在保溫貨車裏面嗎？

小 是的，在保溫貨車裏面。

拉 你要是知道，你所送的信，是出賣你爸爸給美國佬的那些人寫的，你怎麼辦？

小 (憤怒地)什麼？出賣給美國佬？……（從薩皂諾夫拿來的襯衫裏取出一隻裹着破布縫在襯衫裏襟上的小包交給拉利娜。）

拉 (讀完信)壞蛋！……（向薩皂諾夫）把格隆特帶到這裏來，趕快！

〔薩皂諾夫跑下。